

艺术批评怎么了？ ——由《芜湖宣言》引发的讨论

How about the Art Criticism?
——“Wuhu Declaration” Triggered a Discussion

编者按 Editor's Note

近日，对于艺术批评的讨论不绝于耳，不管是外界对批评家年会的质疑与论战，抑或对批评界种种弊病的反思与构想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与此同时，批评界的自我反思与内部分化也在蔓延，讨论艺术批评模式的《西安宣言》文本尚未敲定，提倡艺术批评低碳化的《芜湖宣言》已成焦点。艺术批评的理论化、翻译化、哲学化、立场与方式的乏、方法论的缺失等等问题，绕着每一个批评家。一场来自批评体系内部自上而下的革命正在爆发……

2006年10月，京、沪、苏、浙、鄂、渝、川、粤、深、滇、辽、陕艺术批评家和传媒代表，聚会西安，探讨视觉艺术批评的新模式——图文互动，并形成《西安宣言》。《图文互动》的出版是这一宣言的直接结果。

2011年11月，几位艺术批评家在芜湖清谈，“提倡艺术批评低碳化”，并形成《芜湖宣言》：

提倡艺术批评低碳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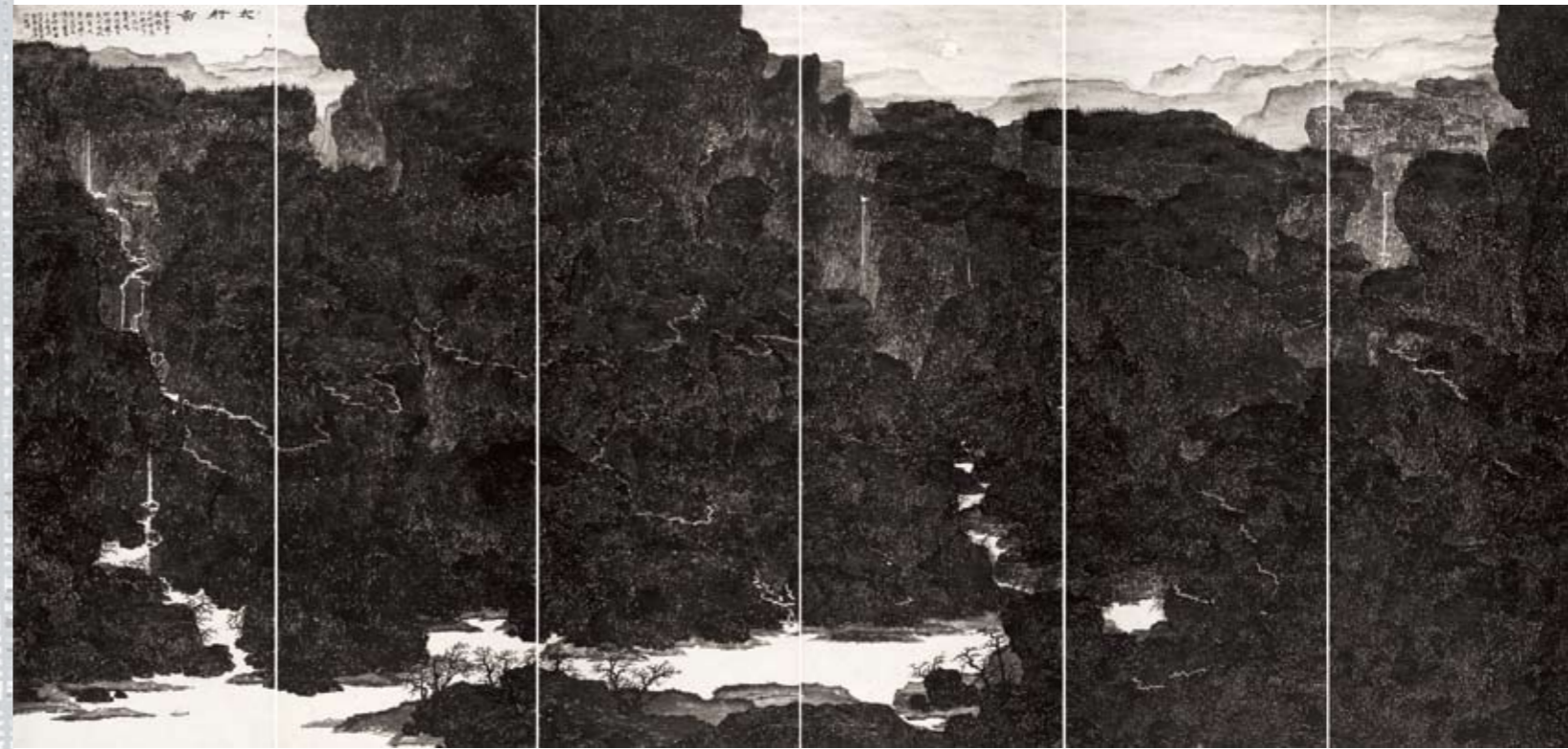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艺术批评之“芜湖宣言”

秋日，几位艺术批评的朋友聚集安徽芜湖，杂谈之余，深感当前艺术批评之流弊，有违批评之本性。双喜戏言，批评也要低碳化，不要高碳化。众人心领神会，并做补充。我略做概括，算是一简短之“宣言”：

提倡艺术批评低碳化，用朴素的语言，回到艺术现场，回到艺术品与艺术家自身，反对艺术批评的高碳化，也就是“大词”化，哲学化，“老外”化和翻译化。

殷双喜，孙振华，吴鸿，杨小彦，鲁虹，冀少峰，冯原

作为艺术研究的学者如何看待《芜湖宣言》？艺术批评这种言语行为和文本写作，它是什么样的形状？《当代美术家》邀请《芜湖宣言》部分发起人以及关注艺术批评的学者对这一话题发表他们的观点。



太行图 纸本水墨 计锋

反对谈玄弄虚 ——关于《芜湖宣言》的说明

Object to Talk about Virtual

鲁虹 京侠 Lu Hong Qin Jingxi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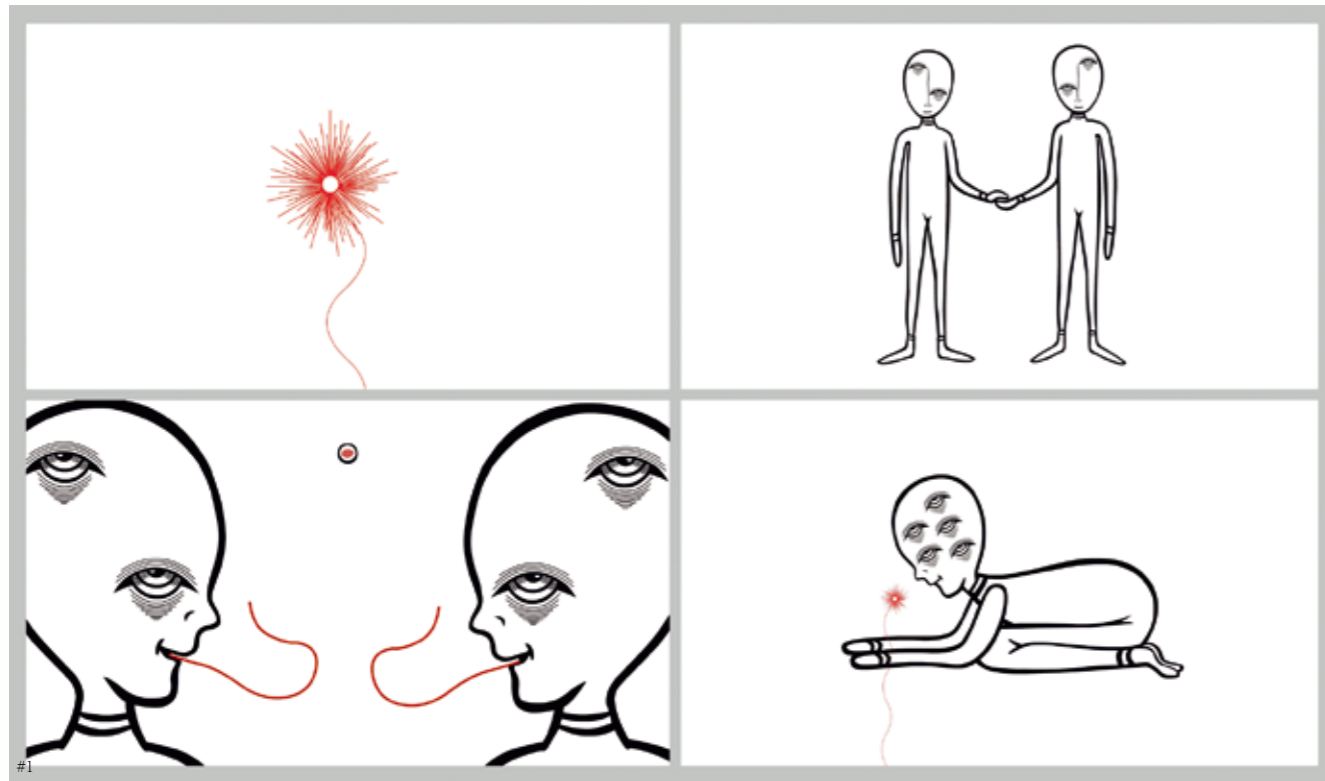
京侠（以下简称“京”）：《芜湖宣言》提倡艺术批评的低碳化，在艺术国际网站和新浪“微博”上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。我发现，虽然支持者甚众，也有许多不同意的声音，不知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？

鲁虹（以下简称“鲁”）：非常高兴这个所谓的“宣言”能引发这么多思考和讨论，也非常高兴有这么多人关注其中的问题，其实，它是始自几位朋友对当下艺术批评之流弊的闲谈。所以杨小彦在发表相关“微博”时，还特别在“宣言”两个字上打了引号。“宣言”若以一言以蔽之，就是反对不着边际的谈玄弄虚，而非一般性地反对因有深刻思想而难以用通俗语言表达的哲学思维。“深入浅出高境界，深入深出实无奈；

浅入深出为 耀，浅入浅出乃庸才。”皮力在他的“微博”里谈到了皮道坚先生的这段话，我非常认同。我认为，在引用西方思想家的任何概念时，首先要加以准确理解，然后必须用符合中文特点的方式去表达。如果既没吃透所借用的西方观点，又要故意模仿错误的翻译文体来写作，肯定是不好的。

：由于在“微博”中，“宣言”文字过于简短，所以还有人“对宣言”本身存在不同的理解。比如，就有人质疑“宣言”里说的反对“哲学化”问题，他们认为艺术批评固然应该回归艺术现场和艺术作品本身，但是却无法脱离社会语境，人文背景或历史背景。对此，你如何应答？

鲁：艺术批评当然应该借用哲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成果，实际上，正是借助于跨学科的研究，艺术史研究与艺术批评才取得长足进展。但对于艺术批评而言，所有外在学科都只能是侍从，而决不能是老爷。所谓反对“哲学化”乃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的。现在有人在评价艺术作品的时候，常常是大谈特谈他所借用的西方哲学观点，根本不谈与作品相



关的问题，难道这样故作高深的批评模式不应该加以反对吗？

另外，我总觉得，我们的批评还应该更多地关注作品的艺术语言问题，而不能仅仅空谈作品的观念。法国理论家杜夫海纳为了说明技术与价值的关系，曾经指出，哥特教堂的建成其实与一种搭脚手架技术的出现有关，但这正好符合人类向往上天的理念。以他的观点来看，所有艺术观念总是通过具体形象与语言来表现的。比如塞尚要表达他的艺术观念，绝对不可能借用安格尔的表现方法去进行表现，而必须创造自己的表现方式。在他那里，手法即观念，观念即手法。否则，所谓观念是不存在的。批评家的重要任务之一，就是要分析具体的艺术观念如何进入语言或形象，进而促使作品的形成。不过，相比起来，艺术语言与艺术形象总是相对直观的，艺术观念与艺术思想却总是隐藏于其后的。而且，人们往往是通过前者进入后者。所以，进行纯粹的本体研究或外在研究都不对，反过来，只有将本体研究与外在研究结合起来才行。当然，这就需要批评家对具体艺术语言与观念发展的历史都有所了解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我们将能通过比较、分析的方式发现艺术家的创造性所在。

在全球化背景中，思想的交流必然大量地通过翻译来实现。据我所知，许多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总是倾向于保留原著的行文习惯，所以在阅读了大量这种书之后，行文习惯便会受到影响。现在有人认为批评行文的翻译化现象是不可避免的，而陆蓉之女士在讨论这个问题时，提出了翻译本身存在的问题，即倚赖网络工具翻译导致对西方艺术理论的误读，认为“其实问题严重的不是老外化或翻译化，而是信息错误化。”

鲁：对于陆蓉之女士的说法，我完全同意。应该说，所谓反对艺术批评的“翻译化”包含三层含义：第一是要防止对西方艺术理论的错误理解；第二是反对在文章中谈西方思想家的理论，而不谈与作品本身相关的问题；第三，反对无视中文写作的特点，故意模仿翻译文体来写作。据我所

知，由于许多翻译者的行文都保留了原文的行文特点，以致形成了有别于我们书写和阅读方式的一种翻译文体，对于这种做法本身暂不讨论。但是有人在阅读了大量翻译体著作后，为了显示其深奥，竟刻意模仿翻译文体来写作，这就值得批评了。应该说，我们其实是提倡用符合汉语特点的文体来写作。在这方面，鲁迅、朱光潜、傅雷这些学贯中西的学者做得很好，他们虽然阅读了大量东西方思想家的东西，但行文却从来都是行云流水、文采华章，值得我们学习。英国哲学家



卡尔·波普尔曾经说过：“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很特殊的责任。他拥有学习的特权和机会。作为回报，他对于同胞（或对于社会）有责任尽可能简单、清楚、谦虚地描绘他的研究成果。知识分子所做的最糟的事情——主要罪过——是试图对同胞自命为伟大的预言家，给他们留下令人迷惑的哲学的印象。任何不能简单、清楚地讲话的人都应住口，继续下些功夫，直至能这样做为止。”希望大家共勉。至于陆蓉之老师所谈的翻译应该准确化问题，属于另一个问题，以后有机会再谈吧。

：“大词”如何界定？有人质疑“宣言”本身就是大词化。

鲁：“大词化”的问题是由卡尔·波普尔提出来的，在《反对大词》一文中，他指出：“受过不充分教育的人的傲慢——简而言之，就是夸夸其谈，假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。它的诀窍是：同义反复和琐屑之事再加上自相矛盾的胡言。另一个诀窍是：写下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夸大的言词，不时添加一些琐屑之事。这会受到高兴地在如此‘深奥’的书中发现自己原也具有这样的思想的读者的喜爱。（现在任何人都能看到皇帝的新装正在流行！）”而我们之所以要提出反对“大词化”其实是反对把艺术创作中很具体的问题无限拔高，并通过借用流行的大政治概念、大哲学概念……来加以命名。毫无疑问，这是另外一种故弄玄虚。

：“宣言”本身事实上是对批评的写作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，但是批评本身面临的问题恐怕更为复杂，比如批评的立场、方法论的缺失等等。

鲁：你说得很对，“微博”《芜湖宣言》并不是真正的论文，更不是要提出一个万全的解决方案。人们不能以论文的方式来对待它。但如果这一带有好玩性质的“微博”竟能借此引发大家对相关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，进而对现有的批评写作本身有所助益，那就太好了。



#1 黄金时代 动画 布列德·莫斯曼
#2 结构2 综合材料 杨博文
#3 鱼2 布面油画 李